曾梵志辉煌难续

◆ 孔达达

热 风

香港苏富比和佳士得秋拍中曾梵志1.8亿元《最后的晚餐》及1.13亿元《协和医院之三》三联画的成功拍出，似乎并未带动其作品整体价格上扬。在随后的拍卖中，曾梵志作品表现平平，其中超过2/3拍品因缺乏市场热度只经过几轮竞价，便以低于最高估价的价格成交。时至今日，2013秋拍上拍的27件曾梵志油画作品中，有5件流拍，流拍率高达19%。资本运作下产生的亿元成交似乎失去了以往影响市场的超凡能力，中国藏家并未如预期那样积极跟进，从而引发曾梵志作品内地拍卖的小高潮。

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市场中并未再次出现艺术家的重量级大尺幅作品，另一方面也因为内地藏家似乎对曾梵志是否能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硬通货还存在疑问，热潮过去，曾梵志作品的价格是否会如曾经红极一时的“四大金刚”一样，渐渐趋于平淡？

被西方藏家追捧的一批艺术家大多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他们擅长表达社会变革期的那种动荡不安、缺乏身份认同感的冷漠以及混乱的价值观而引发的迷茫和荒诞。画面夸张而具有表现力，虽然会因为个性鲜明而得到西方藏家的推崇，但对于推崇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地藏家来说，经常会在这样的作品前不知所措，缺乏共鸣，很难引发大众的文化认同感。

曾梵志最初的成名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市场初期的代理商香格纳画廊。上世纪90年代，中国市场缺乏像劳伦斯那样的可与西方收藏家或机构直接对话的人物，香格纳画廊所代理的艺术家因此具有了比其他艺术家更多的进入西方收藏圈的机会。后来签约纽约的老牌画廊阿奎维拉和擅长资本运作的高古轩，决定了曾梵志的收藏群体主要集中在西方市场。

那么主要由西方收藏群体推崇的这些中国当代艺术家是否能持续地保持市场活力，并最终被中国主流收藏群体认可呢？2009年至2013年全球拍场上拍的199幅曾梵志油画作品中，仅有64幅出现于内地拍场。而成交价排名前30的作品中仅5幅诞生于内地，其余25幅均在香港诞生。可见至少从目前来看，比起齐白石、徐悲鸿、李可染这样的国画大师，当代艺术家曾梵志远未成为中国收藏市场的主流，离所谓的中国艺术市场的硬通货差距还很远。

尽管曾梵志曾经费尽心思说服自己作品的藏家共同出资在巴黎的美术馆购买展览，以弥补缺乏重量级展览经验的弱项，但毕竟离中国本土较远，并未在内地产生深远影响。而曾梵志的巴黎大展也因蒙上了资本运作的阴影而受到西方艺术圈质疑。

作为中国当代艺术拍卖风向标的苏富比，在12月1日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北京拍卖现场试图展示一种全新的景象。一批在拍场涉世不久的年轻当代艺术家作品被推上前台，最出乎意料的成交纪录当属80后艺术家陈飞的《熊熊的野心》，以高于最高估价10倍以上的价格最终以460万元成交。而当代艺术市场的老面孔大多表现平平，赵无极作为被中西收藏界所普遍认可的艺术家，其作品再次以高价成交，并未出乎意料。

苏富比和佳士得进入内地市场，因为政策的局限性，不得不把拍卖中心放在中国当代艺术之上。而在遥远的大洋彼岸，一系列有西方背景的中国文化专家所主持的中国当代水墨大展隆重登场。一批当代艺术家应运而生，从中国当代水墨到以大气宁静的画面而主导的油画作品，似乎更加能博得中国收藏家的认同和追捧。反映变革时期彷徨、混沌、阴暗、嘲讽现实的作品被新一批藏家抛弃，也因其价格与价值的巨大偏离而不再被市场认可。新一代艺术家的作品更趋成熟和自信，将开启新一轮的市场高潮。

写实的梦幻

——汪观清的徽州情结

◆ 林明杰

异梦录

今天下午，83岁的汪观清先生的书画个展将在敬华艺术空间开幕。热热闹闹的画坛上，好些年没闻这位老画家的动静了。

他早年以连环画著称，有《红日》《南京路上好八连》《从奴隶到将军》等数十部，已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他和那个时代的同行们一样曾面临时代变革带来的艺术契机和压力。那个时代有点成就的中国画家，大多数都是从连环画里走过来的。连环画造就了他们，也阻碍了他们。连环画是以写实的造型手段来叙事的，但作为纯艺术的绘画却需要形式的独创性以及画家自身情感和性格的真诚表达。从画属于他人的外部世界，转到画自己内心的世界，很多人转不过来。

在这个过程中，甚至一些名重一时的画家也产生了巨大的焦虑，以至于取法乎下地跟着年轻人瞎转，不伦不类而不自知。

我觉得，我们的学术评论对那些前辈艺术家有时过于苛刻了。一个艺术家的一生能有一个阶段代表那个时代的某些方面，就已很不容易了，何必要求每个人都成为毕加索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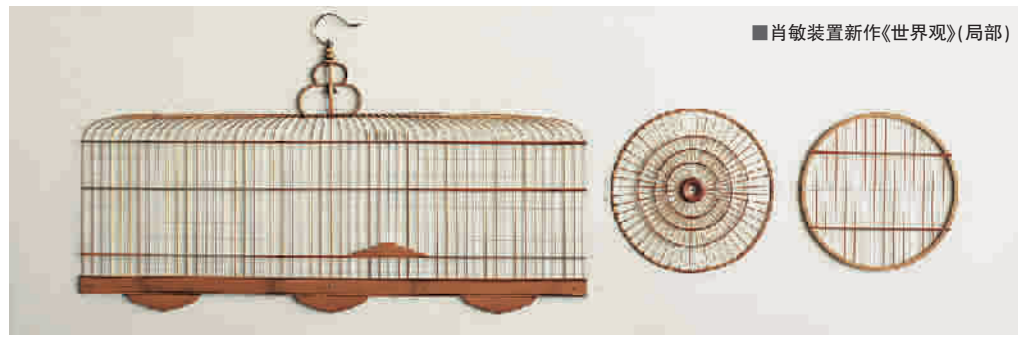
汪观清的可取之处在于，他很真诚地对待自己的艺术情感和个性，没有强求自己“跟上”时代节奏。反而，他似乎在“倒退”——退到了他心灵的最深处：徽州故乡的童年记忆和情感世界。

上海世博会期间，汪观清以一幅长卷巨制呈现了他这些年来的艺术视角。《梦里徽州——新安江风情画卷》描绘了由清朝至民国那段徽州繁华时期风俗文化，将风俗画和山水画融为一体。

不管学术的讲解多么深奥，真诚地表达自己最想表达的，这是一个艺术家的底线。在自己的情感和记忆的世界里，汪观清游刃有余，如数家珍。这次展出的100余幅作品，便是如此心境中的产物。

汪观清的“写实”作品并非现实世界的再现，甚至不是童年记忆的再现。我觉得它们更多是呈现了他的理想世界，世外桃源般的理想世界。在这纷繁焦虑的世界里，这位貌似“过时”的老画家，难道不是在默默画着自己以及众生的共同梦想？用细节写实的手法讲述着梦幻的世界，这倒是好莱坞常用的电影手法。

■汪观清《十里桃花百里香》(局部)



■肖敏装置新作《世界观》(局部)

当装置与扇面相遇

◆ 半山阳

艺言堂

生逢一个多元时代，当下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多样化的共生。

昨天开幕的2013年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年度展，以“视觉的维度”为题，意在表达视觉艺术的多元共生。参展作品的分类有点奇特，除了装置、雕塑、版画、水墨、岩彩、油画、摄影、陶艺、玻璃、首饰、漆艺外，竟然还有扇面。

扇面的作者除了国画系教师，还有油画系、版画系、设计系、建筑系、史论系等跨界作者。扇面成了在过度浮躁的时代和碎片化的生活中，一种时间缝隙里可维系的仅存爱好、习惯和易行的、得心应手的形式。近年来重燃的国学热、传统文化热，也使扇面传统形制重新获得被审视和喜爱的良机，况且，扇面还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

正如策展人李晓峰所说，年度展作品并不贸然统称为当代艺术，却一定与当代相关，很多作品呈现了这个时代的“碎片化”特征。

设计系清捷的鞭炮纸屑装置，从婚庆、年节、开业盛典等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敏觉到瞬间缤纷后的一地尘屑，他发动朋友多地收集，将这些混杂着垃圾尘土、残留着浮生美梦的彩色碎纸屑搬回工作室清洗加工重造，变成“一刀纸”“一匹布”“一册书”，艺术家独辟蹊径的视角透露出深刻的社会批判意识。

雕塑系的王建国，深谙各类珍贵名木，在他碎片化的时间中，让黄杨、紫檀、黄花梨、红酸枝等名木碎料重新投胎转世地变成可把玩的各类小件，建国通过他经年累月的把玩件创作，耐人寻味地回应了碎片化的时代与碎片化的人生。

作为女性艺术家，设计系的赵蕾，以《编织》之名，用最寻常的编织袋把不同阶层、族群、身份的人不同寻常地“编织”起来，从对流浪者等社会弱势群体的捐赠救助开始，身体力行地超越了精英社会的“傲慢与偏见”。

曹再飞的包扎装置使用的是现行社会最普通廉价又司空见惯的封箱带，以小见大地对当代社会表情进行了批判性的探问，又深藏着对众生纠结与挣扎的历史同情与文化忧患，与赵蕾的编织艺术行为可做异曲同工的参看。

雕塑系肖敏的装置新作《世界观》，将日常生活中的鸟笼、鱼缸，以及人体胸肋铺陈构建，巧妙地完成它们与世界地图的某种异形同构，这几乎是一次意大利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改变世界观的微观延续。

展览画册始于“装置”止于“扇面”，暗含的线索既关乎当代观念，又通达日常生活。在这个繁华绚烂又纷扰迷乱的时代，“视觉的维度”凭借艺术家活跃敏锐又独具想象力的创作，触及着多元时代、多样现实的内在逻辑，呈现出艺术与生活的丰富触须与复杂关联，展现了艺术创作的内在深度、外在广度、自身厚度与温度。